



吴金来把烧得通红的铁具迅速地切平整形。

同安老铁匠吴金来，坚守传统技艺60多年

打铁人也是铁打的人

“叮当——叮当——”打铁、修锄头、磨菜刀的师傅来喽！

从前，从小跟着父亲学打铁的吴金来挑着打铁担，在三明、泉州、漳州和厦门一带帮人打农具、修刀具。

如今，这门手艺没落了，很多铁匠铺子歇业了。然而，在同安的那间旧铁铺里，打铁40多年的吴金来却放不下那把铁锤——不仅有老主顾不时光顾，而且还意外地迎来许多新业务，来自同安食品企业的订单源源不断，连建筑业的老板、工头都常找他定制钢凿、镊子……他的生意就像打铁炉子里的火，早晚不熄。

一间小小的打铁铺，不仅承载了一门古老技艺，更让我们感受到老行当得以延续的勃勃生机。

本版图夏海滨提供
本版文本报记者卢漳华



吴金来拿起锤子“趁热打铁”。

■他14岁起跟着父亲学打铁，挑着担子走过半个福建

■他不向命运低头，将家中的打铁技艺传承到第四代

1

「怕烫就不要来打铁」
他的双手尽是火星飞溅灼伤的疤

迎着热情的夏风，走入暖暖的打铁铺，鼓风机燃起旺盛的烈火，铿锵的击打声，不断在狭窄的空间中回荡。吴金来的打铁铺，深藏于同安岳口村中，很不起眼，没有招牌也没门面，由简易的铁皮搭盖而成，地上铁砧、铁炉、锤子、火钳等工具一应俱全。

只见炉膛里炭火“啪啪”作响，焦炭经火炉高温越烧越炙热，吴金来身手矫健地一个踏步，两眼仔细地观察着炉中的铁块，火候差不多了，便把烧得通红的铁具迅速地切平；随后往心里吐口唾沫，弯腰摸起锤子，一阵“叮叮当当”，将手中的铁具塑出形状，调整厚度。

火一烤，锤一抡，一阵子下来，汗就出来了。此时的吴金来像一尊古铜色的雕像。每次看到吴金来，他衣袋的左袖都有破洞。原来打铁时，他右手锤打，左手固定住铁块不动，就会被锤打时飞溅的火星烧坏衣服。细看吴金来的双手，尽是烫出来的旧伤痕，“如果怕烫就不要来打铁。一打下去火花到处喷，过去打铁的师傅拿小锤，烫在肚子，我们拿大锤的都烫在手。”

“趁热打铁”这句成语，只有身临其境，才能体会到它的生动。锤打不知多少个回合，铁块慢慢变得干瘪，待铁块稍暗时，锤声就渐渐慢下来，下一秒，吴金来赶紧从炉中夹出炙热的铁具，插进油里。“这个镊子的材质是钢，烧红后会变软，把它拿去浸油，瞬间冷却后增强它的硬度，会比较耐用、不容易断掉。”吴金来说，这个步骤是利用加热、冷却去改变金属的物理性质，也是影响铁具坚实与否的关键。

建筑用的尖镊使用量大、易磨损，锤打修整就能恢复坚韧，大支的镊子浸油，小支的镊子浸水，经过淬火加强材料的硬度与强度，可以比原本的强上好几倍。但扁状的镊子却在锤打后直接插入砂土中固定冷却，“扁状的镊子比较宽，整支拿去浸油的话一定会断掉。”依据铁具的用途、形状、材质，适度调整细部做法，对吴金来而言，打铁大半辈子积累的经验，就是打出好铁具的个中诀窍。

2

「走村串乡哪里有什么就往哪儿跑」
每人挑的担子都有上百斤重

今年62岁的吴金来，打铁已40多年了。不管是过去，还是现在，说起打铁，吴金来自豪感满满。他说，过去，人从出生到去世，都少不了要跟打铁匠打交道，不管是剪脐带的剪刀，还是钉棺材的钉子，都是打铁匠锤打出来的。

靠着这门手艺，吴家养活了后几代人。

吴金来有五兄弟，他排行老二，由于家庭不富裕，再加上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，比起读书，掌握一门手艺是更稳定的营生方式，因此，他14岁起跟着父亲学打铁。

吴金来出生于泉州南安，当地不少人都以打铁为生。吴金来不知道祖辈是从哪一代开始学的这门手艺，但父亲告诉他，到他这一辈已经传承了三代。

从递铁片到举锤敲铁，父亲手把手地教，跟着父亲在外面跑了一年多，吴金来就能独自打出质量优良的农具。

吴金来说，以前打铁可不像现在在有固定的地方，而是不断流动的，要一个村一个村地跑，哪里有活儿就往哪儿走。18岁开始，因为父亲年纪渐长，吴金来便接过担子，四处打铁赚钱养家。

一般一个打铁团队由师傅、伙计和一个抡大锤的组成。说起往事，吴金来至今难忘。“三个人，每人挑的担子都有上百斤重。师傅挑风箱、火炉和铁砧，一人挑钢块、铁块和木炭，另一人挑帐篷、衣物等生活用品。”

每年过完春节，吴金来就出门，从漳州开始一路到泉州、三明等地，从这个村挑着打铁担到另一个村，有活就干，干完就走，一般到除夕前才回家。

每到一村，找块空地铺开摊子，一干就是一两个月，多是加工些犁铧、耙齿、锄头之类的农具和菜刀、剪刀等生活用品。吴金来说，打铁都是露天的，夏天热，冬天则“冰火两重天”。下雨天就借别人的牛棚、庙檐、学校走廊等地方打铁。晚上没地方睡觉，就睡在庙宇、别人的祖厝或村里的闲置房。

3

「心中一直有技艺传承的梦想」
不想向命运低头

每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吴金来落脚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穿街走巷吆喝：打铁师傅来喽……

当时一年到头四处奔波，吴金来却乐在其中。20世纪70年代前后，由于务农需要大量锄、犁、镰刀等农具，打铁行当可吃香了。最高峰时，同安有20多家打铁铺。

吴金来说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儿，其中锄头做得最多。一把锄头一般用一年就要重新加工，开荒用的“双头尖”半个月就钝了，生产队的铁耙使个一年多也该重做角度。每天修个六七根，一天赚个四五元，相当可观。

四处讨活的过程中，吴金来发现，由于耕作习惯不一，各地打制的锄头不一样，厦门的锄头两头尖，漳州的则相对规整。此外，由于土壤不同，厦门对锄头的需求量更大。三明一带土壤比较软，锄头往往能用两三年；厦门沙地多，锄头磨损快，一般不到一年就得加工或买新的。

就这样靠着双手，一把一把地打造铁具，全年无休，吴金来靠双手赢得了爱情，养大了孩子。19岁时，吴金来来到同安岳口村打铁，借住在现在妻子曾彩玉的家，铁具修理过程中，两人由此结缘。

1987年前后，吴金来“打道回府”，在妻子住家附近打铁，一直做到了现在，他仍坚守这一间打铁铺，心中有着传统技艺传承的梦想。

吴金来有两个儿子，早在六七年前，他就要求其中一个来学这门手艺。“不想向命运低头、向传统手艺告别，就必须永续传承。”曾彩玉告诉记者，大儿子学了三年，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。

4

「坚持私人定制配合使用者的身高、习惯打制刀具」
只要还能打铁，烧铁的炉火就不会熄

世人觉得打铁是失落的传统技艺，吴金来却对它抱有信心。由于手艺好，他的生意就像他那从早到晚不熄的铁炉，很红火。

虽然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农具加工明显少了，可建筑业等其他行业的铁器需求却在快速增长中，不少工地的老板或工头经常会到铁铺里订做钢凿、撬棍、镊子之类的用具。

由于手艺精巧，不论修理刀具、斧头，还是打造、定制一些几乎不再生产的器具，吴金来总能让顾客满意。新样式的铁具，吴金来不用画图纸，只要有样本可以参考，他都能做出来。除了一些老主顾，甚至金门宰猪户也慕名找上门来。虽然很少休息，但吴金来还是忙不过来，遇到大宗的铁件加工，只好婉拒。

40多年的打铁岁月倏忽即逝，对吴金来说，唯一不变的是对质量和做工的坚持。他始终坚持配合着使用者的身高、习惯，打制出方便他们操作的刀具。

吴金来说，单平日子里用的菜刀，就有七八种不同样式，而且根据使用者个头高低，重量也不一样，从1斤多到3斤多不等。现在同安宰猪户的刀，比如银样、双旺来等，几乎都出自吴金来之手。手工打的菜刀是把铁切开后包裹一块钢，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烧制，表面没那么平整，但耐用度可抵三四把机器磨制的钢刀。

事实上，曾经有工厂找过吴金来，开出不低的年薪让他展示打铁工艺。但这样的活儿对吴金来而言太轻松了，反倒不适应。他说，可能天生就是打铁的料，只能干打铁的活儿。

话语间，只见洪塘三忠村村民老陈带着锄头找上门来加钢。老陈说，自己是十多年的老客户了，早在吴金来到村里打铁时就认识了，每年都会来找他修锄头。

好不容易坐下喘口气的吴金来笑着说，只要来到店里，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

日复一日火炉与钢铁的炙寒交替，磨出了吴金来的坚毅。他说，只要还能打铁，烧铁的炉火就不会熄。

名片

吴金来 62岁，在同安经营打铁铺30余年。14岁开始跟着父亲学打铁，从事这个行当已有40多年。

公益广告



洗话一言九鼎
以信赢天下

